



她见宋词多妩媚

安徽合肥 江少宾

在古代文学的阡陌里，宋词是一块芬芳的苗圃，其姹紫嫣红和千姿百态，既能与唐诗争奇，也能与元曲斗艳。从源流来说，词是格律诗继续发展的产物，词在押韵、平仄方面和格律诗是相通的，词可以理解成更加多样化的格律诗。格律诗只有四种形式：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但常用的词牌至少有几百个。问题来了，既然要求诗歌的音韵，继续写律诗就完了，干嘛要填词呢？

资料显示，宋朝政府和民间普遍都很富裕。宋朝又重文轻武，鼓励读书，给予知识分子优渥的待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是皇帝亲笔的劝学诗。几朝皇帝下来，政府养了大量官员，他们并没有太多公务，俸禄却很高，宋朝的官俸是历朝最高的。冗官、冗费虽然长期困扰着宋朝，并成为两宋相继灭亡的制度因素，但在太平年间，社会还是一片繁荣富足，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追求享乐的社会氛围。

宋朝的餐饮业和娱乐业因此特别发达，在北宋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表现饮食元素的场景比比皆是。长卷中至少可以看到四个沿街叫卖美食的，他们一手托着食盒，一手提着支架。至于路边、桥头、虹桥上……更是随处可见卖熟食的店铺及摊点，就连河里的豪华客船上也辟有专门的餐厅，厅内置有餐桌。当然，最瞩目的还是长卷结尾处的“孙羊店”，它是汴京（今开封）“七十二家正店”之一，酒店正面是华丽高大的彩楼欢门，上面扎满了绣球、花枝、凤凰等，看上去琳琅满目。

宋词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推陈出新的，它继承了“花间”余绪，每一个词牌就是一首曲子，宋词就相当于今天的流行歌曲。几百个词牌今天看起来挺多，但两宋三百多年，翻来覆去只有几百首曲子，听起来就很单调了。曲子不多，只能靠歌词取胜，所以宋代文人给歌伎写词蔚然成风。好词难得，歌伎对新词的需求却是始终存在的，卖词为生的文人应运而生，最著名的当属柳永。柳永基本上是歌伎养活的，死后也是歌伎集资为他办的后事。他的词在宋代流传极广，“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也得归功于歌伎们的传播。柳永一生创作了大量慢词，将词大众化，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苏轼继承了柳永的革新成果，对宋词最具开拓之功，他彻底破除“诗尊词卑”的文学观，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从而确立了“词”在文学领域中的正统地位。

宋词，简洁、优美，充分发挥了汉字的审美潜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即便是今天，读者依旧能在宋词中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情感、人生体悟和价值判断。从前慢。词人悠游的宋朝也是慢的，他们生活的况味隐

伏在三两个词语里，吉光片羽，今天读来依旧意味无穷：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那时青荷（原名黄琼会）所著的《我见宋词多妩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是一本感受之书——“让我们以一朵花的衷肠，抑或一朵云的缓慢，行走在最美的宋词里，静看世事浮沉，感受人生百态，回眸遇见欢喜，转角邂逅闲情。”

那时青荷自幼热爱诗词、熟读诗词，这种浸入骨子里的热爱让她的文字熨帖，水到渠成，有一种两小无猜似的自由与自在。她这样写李清照，“如果回忆有味道，多年之后，当她想起最初的相遇，想起那夺人心魄的时刻，心里应该还会拂过那日的轻风，回忆起那枝青梅的气息。那一抹娇羞，是心花簌簌，美妙的感觉在心底洒开，余味绵长又清甜，如酒的芬芳，如梦的动人。”（《李清照：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她这样写姜夔，“他曾经活过，爱过，落魄过，一生站在冷冷风里，梅一样清瘦，月一样清冷。若问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姜夔：曾几番照我，梅边吹笛》）这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懂得，带着写作者的情感和体温。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那时青荷”既是写作者自己，也是她笔下的一个个词人。

她见宋词多妩媚，料你见宋词亦如是。我所见的不是妩媚，而是一段段或旷达，或绮怨，或浪漫，或狎邪的世俗人生——这珍贵的人间，曾活过如此动人的灵魂。



百味·诗歌

我爱天鹅湖

安徽合肥 胡玲

天鹅湖的美
不仅仅在于她像一只天鹅展翅欲飞
还在于我曾看见过一只不知名的白鸟
如莲花盛开在水面
不仅仅在于沙滩上有那么多玩耍的孩子
还在于我曾看见过一只小猫快溜溜地来到湖边
伸长脖子喝水
也不仅仅在于发现一朵蓝色矢车菊时的欣喜
还在于我曾看见狗尾巴草和美人蕉站在一起
欣赏落日的余晖
哦，柔柔清波，啾啾细语
天鹅湖，正当美好年华，我爱她
我不仅爱她……
微波轻轻摇晃簇拥着树木诗意斑斓
林中的灰喜鹊、斑鸠、乌鸫鸟欢鸣激荡
还爱她岸上偶尔来觅食的麻雀
机灵，明快
如树叶般一片片落下，蹦跳着
又扑棱棱地飞……

眺望鹞落坪

安徽长丰 刘宏江

四月的大别山，青岩滴翠，山花烂漫。旅游大巴在弯曲陡险的山道上一路跃升，把我带进云山深处的鹞落坪。

鹞落坪，位于大别山腹地、皖鄂交界的岳西县境内。这里群峦叠嶂，山高路远，海拔千米以上山峰达60多座，其中，多枝尖海拔1721米，为大别山第三高峰。

鹞落坪，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意为“大鹰落脚的地方”。多枝尖高高的峰顶上，一块巨石突兀而立，极像一只鹞鹰从天而降。两边高耸的山势，犹如鹞鹰一双展开的翅膀。

走进鹞落坪，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最令我瞩目和景仰的，是这里随处可见的红色遗迹；最让我感悟和沉思的，是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大别山精神。

大别山，有“革命摇篮、红军故乡”之誉。群山环抱的鹞落坪，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诞生地和本大营，有“红色鹞落坪”之称。当年，主力红军长征后，红二十八军以此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鄂豫皖边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把红旗高高插在大别山之巅。

红二十八军将士，像一只只勇猛矫健的山鹰，穿云破雾，迎风翱翔。凭借山高林密、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在当地村民积极配合下，红军采取灵活多变的

游击战术，以不足两千人的兵力，辗转周旋于鄂豫皖三省45个县，与敌发生大小战斗243次，打击和牵制国民党17万正规军和十多个地方保安团，一次次粉碎敌人重兵围剿，为长征北上的主力红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鹞落坪的大山坳里，有当年红二十八军军政指挥部——聂家老屋、皖西特委机关驻地、手枪团驻地、瞭望台、红军山林医院、红军小学、红军被服厂、小型修械所，以及战壕等防御工事组成的红色遗址群。老屋斑驳的墙壁上，“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穷苦人救星”等红色标语依稀可辨。老屋门前的坪地，是当年红军的操练场。对面山坡上，高高矗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象征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革命斗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建立的卓著功绩。洁白的花岗岩碑座上，一组以“军魂”为主题的巨型浮雕，表现出红军将士理想坚定、不畏艰难、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英勇气概。

沿数十级台阶，我一步一步走进红二十八军史展陈馆参观。一行行文字、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文物，以及先进的声光电技术和场景复原，再现了红军时期大别山根据地那段浴血奋战的风云历史和红色传奇。

面对红军将士使用过的枪支、土炮、大刀、长矛、冲锋号及简陋的生活用品，我深切体会到革命道路的无比艰辛和红军将士的钢铁意志。讲解员深情并茂的解说，让我仿佛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驻足于烈士纪念馆前，凝望长长的烈士英名录，我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回荡在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鹞落坪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见证过红军和村民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当年，国民党严密封锁和疯狂围剿根据地，叫嚣“驻尽山头，杀尽猪牛，见影就打，鸡犬不留”，要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在这片山林里。可亲可敬的老乡们，宁愿忍饥挨饿，也要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油盐、衣物拿来支援红军，照顾伤员，保卫革命火种。

聂家老屋东侧，两株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见证了红军与当地群众骨肉相连、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当年，村民攀上高高树丫，为红军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敌情，便及时通知指挥部立即转移隐蔽。两棵有着两百多年树龄的古银杏，相依相偎，枝杈交错，紧紧拥抱，被亲切地称作“军民同心树”。

近年来，鹞落坪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原生态的自然美景，推进乡村振兴，迎来山乡巨变。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鹞落坪已成网红打卡地，村民吃上了“红色旅游饭”。这里先后建起数十家大小不一的特色民宿、农家乐和山货特产超市，满足游客吃住游购娱等各种需求。

眼下，映山红已从沉睡中苏醒，并以它炫目色彩和美丽风姿，惊艳着世人的目光。驻足山岭，放眼四望，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迎风怒放，红似火焰，灿若云霞，把鹞落坪点缀得烂漫多姿，美不胜收！